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五回 黃安城四路進兵 楊家崗二熊大戰

話說洪提督議攻德安應山隨州，諸將皆願效死力，以冀早除逆賊，免致糜爛其民。洪提督大喜，即命次日聽候發令。到了次日天明，洪提督即令大帳傳起聚將鼓，一個個皆戎裝鶴立，但見洪提督坐在上面先點了名，然後在令架上抽出令箭，便令李邦乾道：「命爾令箭一枝，撥領本部步軍五百馬軍一千，以張全勇為先鋒，錢應龍合後，火速馳往德安，限十日內克復，如逾限者斬。」李邦乾得令而去。又令左龍：「命爾令箭一枝，撥領本部步軍一千，馬軍五百，以王邦才為前軍，章昭武合後，火速由老君店暗暗抄出應山之後，出其不意猛力擊攻，限五日內克復，即往德安接應，如違者斬。」左龍得令而去。又令袁立：「命爾令箭一枝，撥領本部馬步軍一千，以孫達為前軍，王立仁合後，火速飛馳隨州，即日克復，只看應山德安人馬，人馬一到即合兵進攻襄陽，直搗巢穴，不得有誤，如違者斬。」袁立得令而擊。又令褚飛熊：「命爾令箭一枝，以熊如豹武尚助為前軍，馬超群吳克威合後，撥領本部弓箭手五百，鳥槍手五百，馬步軍一千，直攻白廟賊寨，另錦囊一個，安營拆閱，依計而行，不得違誤，諸將如有不服者，即接軍法從事。」褚飛熊收了錦囊，即日帶兵前往。這日行抵三里城紮下營寨，將錦囊拆開，原來如此如此，仔細看了一遍，當即暗傳號令，命熊如豹道：「將軍可督率軍士，連夜將淤泥做成元寶，外黏錫箔，用荊簍裝好，上插軍餉紅旗，挑選精銳五百名，暗藏兵器火種，分做數十扛，令軍士扛抬，由三里城間道繞出分水嶺，復由分水嶺扛由賊寨經過，故使賊眾來劫，只看逆賊前來，我軍即回散奔走，聽其劫奪，卻暗暗伏在他後寨，逼近屯糧之所，便聽號炮一響，即催督軍士取出火種，去燒他的糧草，再從他後寨拼力殺出，那時自有接應。」又令武尚助馬超群道：「武將軍與馬將軍可各引短刀手二百五十名，鳥槍手二百五十名，於高橋河小溪河蘆葦深處埋伏，遙望賊寨火光起處即一齊殺出，萬勿有誤。」又令吳克威道：「吳將軍可領馬軍五百名，於就近高阜處眺望，但見賊兵去劫餉銀，即放起號炮，衝殺過去，隨後自有接應。」分派已畢，各軍陸續前去。

且說熊如豹押著五百名精銳扛抬餉銀，暗暗繞出分水嶺，卻好次日申時分已過賊寨，果然賊眾探知有餉銀經過，一聲梆子響，賊兵蜂擁而至，官軍一見響聲喊，當即棄了餉銀四散逃走，賊眾一齊上前，爭相搶奪。正吵嚷間，忽聽一個號炮從半空中飛起，鼓聲震動如雷，吳克威率領五百馬軍從高阜處直衝下來，大刀長槍亂砍亂刺，賊眾出其不意，驚惶亂竄。繆瑞麟聞報，趕著披掛上馬，帶領賊眾殺出寨來，正遇吳克威，兩下接著大戰，只殺得喊聲大振，鼓角齊鳴。正在酣戰之際，忽見後寨火起，烈焰燭天，繆瑞麟驚惶無措，當即撇了吳克威，趕回本寨，剛到寨柵門首，只見許彪趙猛騎在馬上急急喊道：「大王爺不好了，後寨糧草全被燒燬，有無數官軍從寨內殺出來了。」繆瑞麟見說，撥轉馬頭復殺出去，卻好武尚助馬超群望見賊寨火起，即領著一千名短刀鳥槍手一齊殺到，將繆瑞麟許彪趙猛團團圍住，那五百桿鳥槍放出，彈子如雨點般紛紛打來，賊眾躲避不及，被彈子打死者勿計其數。

繆瑞麟許彪趙猛正在危急，不能突圍，忽見繆雙珠領著繡旗軍前來接應，正遇吳克威舞動雙刀，出其不意，一刀砍中肩膊，吳克威負痛奔走，繆雙珠捨命將繆瑞麟救出重圍，許彪被武尚助槍挑而亡，趙猛被鳥槍打死。此時賊寨已破，繆瑞麟等正欲落荒而逃，忽見一騎馬如旋風般趕來，看時卻是赫達，跑到面前即與繆瑞麟道：「官軍齊出，敵寨必然空虛，大王何不將計就計去劫敵寨，某當斷後。」繆瑞麟忽然大悟，當與繆雙珠巴陵蘇起為前隊，楊壽牛經林全智赫達斷後，直望官軍寨內殺來，及至殺人敵營，果然是個空寨，繆瑞麟等以為大喜，官軍中計，即與繆雙珠正面衝突。猛聽一聲炮響，繆瑞麟恐怕有變，即令退軍，只見合營中箭如飛蝗，一齊射至，當首一員大將大聲喝道：「逆賊休走，今番又中吾計了！」說著當胸一槍挑來，繆瑞麟急舉刀來迎，兩下好一場廝殺，一個是神槍奧妙鋒到處不離心坎咽喉，一個是刀法精通光閃處只在頭顱肩頸，兩人戰到三十合，褚飛熊見繆瑞麟難以取勝，即虛幌一槍撥回馬頭就走，繆瑞麟不捨，拍馬趕來，褚飛熊聽得馬蹄將近，猛翻身回馬一槍，劈心窩刺來，繆瑞麟急躲閃時，已將護肩甲挑去一片，嚇得落荒而走。

褚飛熊大喝道：「賊逆往那裡走！」飛馬趕來，不妨繆雙珠從寨內殺出，見褚飛熊正趕他老子甚緊，忙放出飛刀來取他性命，褚飛熊猛抬頭看見一把刀從空飛下，直望頂上砍來，趕著躲閃，正中馬頭，那馬豁刺一聲將褚飛熊掀翻在地，卻好熊如豹武尚助馬超群吳克威四人帶著軍士殺到，即將褚飛熊救起。褚飛熊又換了馬匹，復又趕殺過去，正遇赫達馳救前來，被褚飛熊一槍刺中左腿，正思復一槍結果他性命，巴陵忽從斜刺裡一槍刺來，褚飛熊趕著招架，赫達已逃走了，巴陵與褚飛熊戰無十合，被褚飛熊一槍刺死，當即取了首級。官軍因殺得困倦，不能前進，遂命鳴金收軍。諸將回到大營，查點軍士不曾損折一個，只不見了馬超群回營。大家正在那裡疑惑，停了一會，只見馬超群提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走進營來，大家一見便問道：「將軍何以到此時才見回營，這個首級是那裡來的？」馬超群道：「褚將軍掀翻在地時候，末將正擬去救，忽見那蘇起逆賊從旁邊殺來，末將見褚將軍已有人持起，我即去迎蘇起，戰了數合，先刺了一戟，他便盡力逃走，我即奮再追去，不期他那匹馬忽然失了前蹄，將他掀翻在地，末將趕上一戟，結果了性命，當下取了首級帶回營來報功。」夫家聽說大喜，褚飛熊道：「將軍不避艱險，得此奇功，明日當申報主將請賞便了。」即此一戰，計殺死賊將四員，賊兵不計其數，於是大家歇息不表。

再說繆瑞麟等大敗逃去，賊眾直進至二十里外，見官軍不追，大家才坐下來稍為歇息，計查點敗殘兵卒，只繆雙珠繡旗兵一千未曾傷折，其餘損傷者勿計其數。繆瑞麟望赫達道：「軍士折傷過半，大將死者不少，此仇不報何以消胸中之氣。但目下糧草殆盡，紫金山所招之兵尚不知何時可來，德安近月又不知如何光景，軍師有何妙策，即請為某一謀。」赫達道：「大王不必過慮，德安近無警報，光景尚不妨事，紫金山之兵不日當亦可來。」

正談論間，忽見塵頭大起，繆瑞麟驚道：「軍師你看那塵頭起處，若官軍抄在我軍之前攔住截殺，如何抵敵？」赫達道：「大王且請放心，如果官軍殺來，某定與他誓不兩立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叫他膽寒了。」說罷即命軍士排開陣勢，準備官軍到來奮力抵敵，停了一會來得切近，只見敵軍充著官軍裝束，不是別人正是朱保，新招了五千人馬，並得了三員猛將，一個姓劉名天熊，使一桿方天畫戟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一個姓曾名汝泰，一個姓歐陽名占魁，皆使大刀，也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此三人皆是著名的響馬，專在北道攔截客商財物，因與朱保本有舊，此次亦來入伙。當下繆瑞麟等接著，朱保即問道：「大王如何屯兵於此？」繆瑞麟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，朱保切齒怒道：「某不將那姓褚的捉住，碎屍萬段，誓不為人。」

說罷便去領著劉天熊曹汝泰歐陽占魁三人與繆瑞麟等一一相見已畢，繆瑞麟道：「某屢遭官軍大敗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今幸諸君到此，務望同心協力，共圖大事。」只見劉天熊道：「大王且請寬心，非是某敢誇大口，任他官軍百萬，只憑某那枝畫戟，就殺他個片甲不回。」曹汝泰歐陽占魁也道：「某等願效死力。」繆瑞麟等大喜，當下就在楊家崗上立下三座大寨，中間繆瑞麟赫達繆雙珠等駐守，朱保曹汝泰在左，劉天熊歐陽占魁在右。安營甫定，忽見探子報導：「官軍大隊已在白廟立下大營了。」繆瑞麟等聞報，即商議道：「今新兵初到，且休息一日，明日便去攻營。」到了次日，劉天熊曹汝泰歐陽占魁三人便奮勇爭先，朱保合後，帶領二千人馬直望白廟進發，卻好到了半路迎著官軍，賊眾就排開陣勢，劉天熊當中，曹汝泰居左，歐陽占魁居右，朱保掠陣。官軍見賊眾已立成陣勢，當即傳令將軍士一字兒排開，褚飛熊一馬當先飛出本陣。劉天熊見官軍陣裡一員猛將殺了過來，趕著飛馬出陣，彼此通過名姓，劉天熊就舉起畫戟當胸刺來，褚飛熊端槍急架，覺得來勢甚猛，不敢輕視，當即撥開畫戟，就勢一槍望劉天熊肋下刺去，劉天熊不敢怠慢，趕即架過旁，暗暗說道：「好膂力。」此時兩匹馬已跑出圈外，兩人復兜轉馬頭，一來一往戰有五十餘合不分勝負，只殺得鼓角之聲震動天地。

劉天熊見不能取勝，便賣個破綻，虛刺一戟撥馬就走，褚飛熊緊緊追趕，劉天熊聽得馬蹄逼近，猛翻身回身一戟劈心窩刺來，褚飛熊說聲「不好」，趕著將身子一偏，那枝畫戟便從左肩窩下插過，褚飛熊就順勢將畫戟夾住，右手持槍復望劉天熊右肋刺來，

卻好劉天熊眼快，看得准切，順手一把也將褚飛熊的那枝槍從半腰裡抓住，兩下在馬上奮力拉拽，拉了半會，彼此都不肯撒手，兩邊那些兵卒個個看得呆了，褚飛熊被劉天熊拉得火起，猛然一聲大喊，就如半空中一個霹靂，劉天熊猛不提防，嚇得一跳，略一鬆手，那枝槍已被褚飛熊撤回，劉天熊趕著說道：「有本事的將咱的戟放了，咱再與你戰一百合。」

褚飛熊聽說亦喝道：「狗強盜休得誇嘴，咱老爺便把戟還你，放馬過來，看老爺取爾的首級。」說著兩人又大戰起來，真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又戰了五十餘合，褚飛熊忽然把馬一夾，那馬嘶了一聲飛入賊陣，劉天熊亦拍馬趕來，只見褚飛熊那匹馬四蹄掀開，如追風掣電一般，將那些賊兵踏死了無數，正在亂衝亂踏之際，褚飛熊忽從馬上翻了下來，只一隻腳掛在蹬上，卻好劉天熊趕得切近，搶上前用力一戟，直望褚飛熊咽喉刺來。不知褚飛熊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